

PRINCESS TOYOTOMI

丰臣公主



PRINCESS TOYOTOMI

丰臣公主

[日] 万城目学 著 涂愫芸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丰臣公主 / (日) 万城目学著; 涂愫芸译. —上海
上海人民出版社, 2011
ISBN 978-7-208-10113-5

I. ①丰… II. ①万…②涂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日
本—现代 IV. ①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44772 号

责任编辑 陈欢欢
装帧设计 肖晋兴



丰臣公主
[日] 万城目学 著
涂愫芸 译

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 **人民出版社**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.ewen.cc)
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
(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)
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890×1240毫米 1/32
印 张 10.75
插 页 2
字 数 269,000
版 次 2012年1月第1版
印 次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
I S B N 978-7-208-10113-5/I·919
定 价 32.00元

没有人知道这件事。

那是发生在五月的最后一天，星期四下午四点的时候。

大阪全面停摆。

一般城市应有的营业活动、商业活动全都被搁置，地铁、公交车等交通工具也全部停驶，连种种非法活动也都在那一瞬间，从这世上消失了。

开启长期封锁的大门之重大锁钥者，就是当时来自关东的三名调查官，与在关西土生土长的两个少男和少女——哦，不！也许这时候应该说是两个少女。

从大阪全面停摆的那天起，往回倒数十天，也就是在星期一的早晨——故事揭开了序幕。

既始于东海道新干线的东京车站。

亦始于大阪“坐拥坡道”的商店街一角。

第一部

三个人拖着行李箱，出现在早晨熙来攘往的东京车站。

带头的男人，吃着冰激凌。

中间的男人，步伐显得特别仓促。

殿后的女人，让所有擦身而过的男人都会回头多看她一眼。

走上通往第十九月台的电梯后，三人都站定不动。鸟居把行李箱放在下一级阶梯上，抬起头，看着眉头深锁、舔着冰激凌的松平。

“好吃吗？”

松平低头瞥了鸟居一眼，用门牙咬碎冰激凌外面的饼皮。他转动包着纸的地方，从饼皮外围咬起，饼皮里塞着满满的冰激凌。松平吃冰激凌时，会把装得又高又尖的冰激凌往下舔压，这么一来，连底部都会塞满冰激凌，到最后可以同时吃到冰激凌和饼皮。只有鸟居知道他这个癖好。

“这不是靠窗位置吧？”

背后的声音这么说着，鸟居转过头，正好对上甘斯堡的淡茶褐色眼睛。她明明站在下两级阶梯，脸的位置却跟鸟居差不多。甘斯堡递出手上的车票。伸手去拿车票的鸟居，视线扫过她纤细的颈子和白皙的胸

口，就在接过车票时，他偷看到露出翻领衬衫外的锁骨角落有颗痣。

“这是副局长隔壁的位置。”

“我不靠窗坐就会晕车。”

“怎么可能？又不是小孩子。”

“你是要我证明给你看？”甘斯堡面不改色地说，“那么，我就在静冈一带吐给你看。”

“我、我没那个意思啦！”鸟居语无伦次地摇着手。

“为什么不全选靠窗的位置？”

上头传来声音，鸟居赶紧回过头说：

“对不起，我昨天去买车票时，已经没有连续的三个靠窗位置了。”

“不一定要连在一起啊！又不是去远足。”

“不，一定要三个人连在一起才行，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。”

听到鸟居充满热情的陈述，松平露出困扰的神色，低声问：

“所以……你要跟旭换位置？”

“嗯，没办法。”

“那么，我得跟你一起坐到大阪？”

“祝我们相处愉快啰！副局长。”

松平没说话，把最后的饼皮放进嘴里，在电梯终点前拉起了行李箱。

新干线的马达声微微震荡着月台的空气。隔壁月台的广播听起来像模模糊糊的波浪声，与发车铃声混杂在一起。三个人拖着咋咋作响的行李箱走在月台上，可能是星期一的关系，大都是上班族打扮的乘客。

“旭年纪最小，本来应该她去买票才对。”

途中，鸟居好几次回过头，对甘斯堡投以责备的眼神。

“我昨天才从伦敦回来啊！”

“真有闲情逸致呢！好羡慕。”

“我只是把黄金周的假期延到后面休而已，自从三月调来检察院后，我几乎没休过假，所以是名正言顺地休假。还有，请不要再叫我旭。”

“你不就是叫这个名字吗？”

“我说过很多次了，旭是名字，请叫我的姓。”

“甘斯堡太长了！”

“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可以让你直呼我的名字。”

“那你也直接叫我的名字啊！这样不就扯平了？”

“不用。”

“副局长也叫你旭啊！”

“副局长没关系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长得帅。”

“一早就吃冰激凌也帅？”

“很迷人。”

根本就是差别待遇嘛！鸟居喃喃嘀咕着。旭·甘斯堡的嘴角泛起毫不在乎的笑容，精神抖擞地从旁边超越鸟居。被高跟鞋响起的声音吸引而不由得把脸转向她的上班族们，瞬间露出惊叹的表情看得出神。

鸟居紧跟在旭的后面，从她背后看着这副屡见不鲜的光景。当视线落在从裙底延伸出来的修长双腿时，鸟居突然发现她的腰部位置正好在自己胸前。于是，为了做实验，他沿着旭走过的地砖前进，结果证明旭走两步，自己就要走四步。如果悠哉地跟着旭的步伐走，距离就会越拉越远。

鸟居有种被藐视的感觉，冷冷地哼一声，把头转向正在清洁中的“希望号”（NOZOMI）列车。

成纵队前进的松平、旭与鸟居的身影，映在新干线的窗户上。三个人都穿着西装，鸟居打着领带，松平没打。走在中间的旭，姿态美得引人注目，带点茶褐色的头发绑在背后，端庄地拖着行李箱的模样，很有空姐的味道。鸟居快步跟在她后面。

若要用一个字来形容他们三人，最贴切的莫过于“山”字吧！前头的松平并不矮，应该有一米七五，但还是比不上穿上高跟鞋就超过一米

旭。鸟居只有一米六，就更比不上她了。因此，三个人并排时，自然形成“山”这个字，而且运笔还要配合个别体形，把松平、旭的地方写细一点，只有鸟居那一笔画稍微粗一点。

“快跟我换车票。”

旭等着鸟居追上来，回过头说。

“知道啦！”

鸟居抬头看着淡茶褐色眼睛，不情愿地递出了车票。

就在工作人员广播“让大家久等了”，宣布车厢的清洁工作已完成的同时，新干线的门全都打开了。三个人夹杂在乘客行列里，上了第七节车厢。快开车前，鸟居冲出车门，在售货亭买了体育报和 Pocky，又急忙从发车铃声大响的月台跑回车厢内。

地点是东海道新干线东京车站，时间是上午九点。

隶属会计检查院第六局的三个人，搭乘“希望号”113号列车，朝大阪出发。

*

购买新干线车票时，要指定纵向的连续座位。

会计检查院有这么一条不成文的出差规矩，而鸟居从很久以前就讨厌这个规矩。

明明是去同一个目的地的同事，为什么要刻意纵向排列而坐，不能坐在隔壁？

理由很简单，因为会“厌烦”。接下来的一个礼拜，必须从早到晚腻在一起行动，所以希望至少在来回的新干线上，可以保有自己的时间。

鸟居却认为，确认过出差期间的调查名单后就无事可做的这段时间，应该有效利用，乘机提高士气，促进彼此间的交流。一旦开始调查后，每天都得泡在工作里。这是鸟居第六次和松平一起做实地检查了，但是松平从来不会在晚上饮酒作乐放松心情，总是带着资料直接回到旅

馆房间窝着。

既然这是松平的做法，鸟居也只能顺从。所以，这次是跟松平大聊特聊的最好机会。他分票时并没有任何盘算，没想到因为旭的抗议，让他可以坐在松平旁边。

因此，从新干线驶离东京车站开始，鸟居就不停地跟松平说话，但是松平的视线一直落在财经杂志上，几乎没有响应。至于为什么没有嫌他啰唆，要他闭嘴，大概是因为顾虑到部下的感觉。

不过，穿越小田原、进入静冈时，鸟居说快看见富士山了，开始嚷嚷起来，松平也从杂志里抬起了头。

“喂！旭，你知道吗？”

鸟居从座位探出头来，往后座看。坐在窗边的旭把 Pocky 的盒子放在大腿上，优雅地咬着其中一根巧克力棒。

“知道什么？”她灵活地挑动单边的清秀眉毛反问。

坐在隔壁的中年上班族对她投以惊讶的视线。这个从品川站上车的男人，没看到在东京车站，鸟居从座位上站起来说要去买体育报时，旭拜托他顺便买 Pocky 那一幕。他很可能从那张西化的脸和全身的比例，认定旭不是日本人吧。不过，拥有远远超出椅子扶手，悬在半空中摇来晃去的修长手臂的旭·甘斯堡，的确如姓名所示，在白皙的美貌下流着法国与日本各半的血液。

“就是‘富士山魔咒’啊！有没有听说过？”

她摇摇头。

“旭，这是你第几次出差？”

“旭是谁？”

“甘斯堡小姐，请问你来我们单位后，这是第几次出差？”

“第二次。”

“第一次是东北吧？”

旭又从盒子里拿出一根 Pocky，回说：“是仙台。”跷着腿轻咬 Pocky 的模样，美到可以直接拍成一张海报。

“那你可能不知道有所谓的富士山魔咒。如果在去程的新干线上可以清楚看到富士山，就会在某项检查行动中查到大事件。”

“富士山是在这边吧？”她望着右手边的窗户，用 Pocky 指着那里说，“有点云。”

“一年之中，大约有一百一十天可以清楚看到富士山，其他日子都被云遮住了。冬天空气清澄，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夏天则几乎看不见。五月就很难说了，因为正好在两个季节之间。”

“你很清楚呢！”

“因为我是静冈人呀！我的老家就在刚才经过的三岛。”

“那里的水很干净，鳗鱼很好吃呢！”鸟居这么说完，就把头转回了座位。

“过了沼津之后，就差不多可以看见了。”

鸟居坐定后，很快又把说话对象改成了松平。

“小时候，我在新干线上看过很奇妙的景色。”

把胳膊靠在窗台上望着窗外风景的松平，猛然抬起了头。

“奇妙的景色？”

“我看到富士山山麓有很大的十字架。”

松平哑然失笑，没什么肉的脸颊挤出浅浅的皱纹。

“很快就会到连富士山山麓的原野都看得到的地方，我就是在那里看到的。富士山山麓前那片森林里，竖立着好几根十字架。”

“是送电用的电塔吧？”

“电塔是电塔，另外有白色十字架一根根孤独地竖立在山麓的森林里。”

“那是几岁时的事？”

“那时我读幼儿园，所以差不多是五岁的时候。我祖父母住在岐阜，每到假日，我就会搭新干线去那里玩。那次应该是放春假吧！富士山很漂亮，可以清楚看见一路延伸到山麓的柔和棱线。当时母亲也跟我一起望着窗外，说富士山很漂亮，所以我还以为她也看到跟我一样的东西

呢！可是等看不到富士山后，我对母亲说有很多十字架，母亲却问我在说什么。”

蹙着眉头听鸟居说话的松平，绝不是心情不好，也不是在思考什么问题，只是双眉之间已经养成习惯，就算没必要时，也会深锁起来。

“我母亲什么也没看到。”

“她一定很担心吧？”

“不知道。几年前，我跟母亲一起去岐阜时，在新干线上提起了这件事，可是她完全不记得了。如果那时候我五岁，就是二十七年前的事了，老实说，我自己都搞不清楚，十字架的记忆是我自己幻想出来的，还是真的看过。所以现在搭新干线时，我一定会找找看有没有十字架。”

“结果呢？”

鸟居嘿嘿笑着说：

“要是真有那种十字架，高度恐怕超过一百米吧？如果哪天找到了，表示我的神经严重衰弱，请让我好好休几天假。”

啊！快到了。鸟居欠身向前，把脸凑向窗户。

“副局长，你也有这样的回忆吗？就是分不清小时候的事是梦还是现实的记忆。”

松平依然眉头深锁，左手在短发上来回抚摸着，这是他在思考什么时的习惯动作。当望着窗外的他突然想说什么时，鸟居高声叫了起来：

“啊，这个厉害！”

窗外，刚才迤迤不绝的云朵已经散去，富士山呈现出柔和的棱线，耸立在淡蓝色的背景里，隆起的山脉有一半都还覆盖着白雪。不受任何干扰，睥睨四海的模样，看起来十分雄伟，很像从宇宙某处俯瞰被云遮蔽的地球景观。可能是天气难得这么好吧！车上还特别广播：“现在右手边的富士山看得非常清楚。”

“看来这次会查到大事件。”鸟居说。

松平眯起眼睛，脸颊似乎放松了一些。

“说不定会很忙，旭。”

鸟居单脚抵在座位上，转身往后看。

旭不知道是不是没听到鸟居说的话，手拿 Pocky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富士山。鸟居望着她端庄的美丽侧脸，看得有点入迷的同时，也觉得她说不靠窗就会晕车，绝对是骗人的。

“我真的会晕车！”

旭突然把脸转向鸟居，吓得他发出“啊”的惊叫声。

抿嘴一笑的旭·甘斯堡，用雪白的牙齿咬断了 Pocky。

*

有个政府机关叫会计检查院。

这个起源于明治二年（公元 1869 年），被设置在太政官政府^[1]底下的部门，是历史非常悠久的政府机关。名称从监督司、检查寮、检查局，到现在的会计检查院，历经一百三十年才尘埃落定。

要说明会计检查院有点困难。

譬如，在说明国家结构时，常常会提到三权分立，就是把国家权力分为行政权、立法权、司法权三种，各自由独立机关负责。

打开课本，在解说三权分立的地方，通常会出现金字塔图案，顶端写着内阁、国会、法院。

那么，若要把会计检查院的名称放进这个图案里，该隶属于哪个机关，写在哪里呢？

有“检查”两个字，或许比较接近警察或调查局等搜查机关吧？又好像可以从“会计”两个字，感觉到财务省、经济产业省、金融厅等机关的氛围。既然如此，组织结构应该跟其他各机关一样，列入内阁之下吧？

[1] 公元 1868 年，根据订定明治政府政治组织之“政体书”设置的最高行政机构。翌年官制改革后，掌管民部省以下六省，相当于现在的内阁。于 1885 年废止，成立内阁制。——译者注，下同

其实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——“没有答案”。

是的，会计检查院的名称不能被写在任何机关下面。在三角形内部，“没有”会计检查院容身之处，因为会计检查院不在三权分立的范围内。

战后，在制定日本宪法时，同时颁布实施的“会计检查院法”第一条的记载如下：

“会计检查院不属于内阁，具独立之地位。”

不属于内阁，也不属于国会、法院。会计检查院是完全独立，不受制于内阁、国会与法院的机关。

从大日本帝国宪法时代开始，就直属于天皇，现在也是超然于任何国家权力影响之外的机关——这就是会计检查院。

现在，来自会计检查院的三名调查官，正意气风发地走在东海道新干线的新大阪站内。

才刚这么想，他们就在检票口乱成了一团。

好像是鸟居找不到车票，正到处拍打着西装。旭·甘斯堡双手环抱胸前站在他后面，满脸无奈地望着别的地方。已经打好领带的松平一手拿着手机，皱起眉头说着话。

好不容易等鸟居找到车票后，三人才拉起行李箱，通过检票口。

从检票口出来还走不到几米，就有四个穿西装的人小跑过来，围住了他们。

“欢迎大驾光临。”四人当中头发最少的中年男人向前一步，语带紧张地说，“车子在那边等着了。”向松平一鞠躬。

接着，男人又表情僵硬地向鸟居点头致意。然后他抬起头，正要把视线转移到最后的旭身上时，男人的视线犹疑了，因为在默认的高度位置没看到旭的脸，他露出“咦？咦？”的表情，把视线往上抬。终于看到旭的脸时，男人的嘴巴大张成“哇”的形状，但没叫出声来。

旭看着不知如何应对、显得有点惊慌失措的男人，点头致意，微微一笑说：

“我是旭·甘斯堡，放心，我是日本人。”

三人才走出车站，公务车“丰田 CELSIOR”就抓准时间点滑了进来。年轻男人走上前，把行李放入后车厢后，很快打开门，恭请三人上车。

“那么，府厅^[1]见，我们会搭后面的车去。”刚才那个中年男人说。

“府厅见。”

松平严肃地点点头，轻轻关上了车门。

黑色 CELSIOR 无声地驶离，开向了新御堂筋^[2]。三人乘坐的车子在平稳的驾驶中，沿着与高架桥并行的地铁御堂筋线南下。坐在副驾驶座的松平神情凝重地翻阅着文件。他原本应该坐在后座，但想到“又要跟鸟居坐在一起”，他嘀咕几句就钻进了副驾驶座，所以现在是鸟居跟旭坐在后座。就算被松平排挤，鸟居好像也不觉得怎么样，低声跟旭聊了起来。

“旭，你来大阪工作过吗？”

“嗯，来过几次。”

“是在内阁法制局的时候，还是在中央机关的时候？”

“两边都有。”

“原来内阁法制局也有国内出差？”

“嗯，偶尔。”车子开上了淀川上的桥。旭望着窗外高楼大厦林立的梅田景致说：“你呢？鸟居，你来大阪几次了？”

“两次。这回去府厅是第一次，我最喜欢去县厅或府厅检查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可以看到城堡。”

“城堡？”

“县厅、府厅的所在地，大多有‘大手前’、‘追手’或‘丸之内’等字，

[1] 日本的行政区划分为一都（东京）、一道（北海道）、二府（京都府、大阪府）、四十三县。此处的府厅指大阪府办公厅。

[2] 在大阪，南北走向的道路称为“筋”，东西走向的道路称为“通”。

这代表就在城堡附近，像静冈和福井的政府办公所在地就在壕沟内侧。刚进入明治时代，在行政架构尚未完整之前，都是由诸侯直接担任县知事，所以应该是那时候留下来的。”

听到鸟居的说明，旭低头看手上的调查名单。大阪府厅的地址栏果然记载着“中央区大手前”，她兴致索然地看过后，转头跟身旁的鸟居说：

“呃，鸟居。”

眼前，鸟居正跟旭一样跷起腿来，往后深坐。两人以同样的姿势并排而坐，膝盖以下的长度差距就一目了然了。譬如说，旭跷腿时，是从裙下延伸出两条交叉在一起的柔顺线条，从膝盖到鞋跟的距离比椅子的高度高出许多，所以交叉的膝盖会紧实地往上抬。

而鸟居的跷腿方式，怎么看都很不自然，最大的问题是他的脚够不到地面。超过三十岁之后，他的腰围突然增加了不少，体重也在这一年增加了五公斤。

硬是在紧绷的大腿一带交叉的模样，让人联想到瑜伽的姿势。总之，就是很不自然。

“你这样坐……不难受吗？”

为什么会难受？鸟居一派天真地反问。旭只好说没什么，轻轻地摇摇头。

“鸟居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”她改变了语调。

“什么事啊？突然变成这么严肃的声音。”

“我跟你说过很多次了，以后请叫我甘斯堡。”

“干吗那么计较？那样很难叫。”鸟居说。

旭不管他，微微低下头说：

“在车站把行李放进后车厢时，你也在那些随行人员面前叫我旭，万一接下来要去的地方，初次见面的人都学你叫我旭，我就很难办事了。为了让工作进行，拜托你叫我甘斯堡。”

可能是旭出人意表的低姿态，让鸟居无法置之不理，只好坦然地点